鐵函齋書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鐵函齋書跋

楊賓著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鐵函齋書跋

余好跋金石之刻。歲月既久。合家藏與他所跋者。彙爲一。得若干卷。夫前人書跋多矣。自董逌廣川書跋後。不下數十家。雖知書者少。其言或未盡合。然攷證多出焉。余又安能別出新奇以附益之哉。惟是一代有一代之收藏。一物有一物之原委。無前人之題跋。不能知其原。無後人之題跋。不能悉其委。是二者相須爲用。而不能偏廢者也。況百年以來。碑刻之出地者。如漢之曹全。六朝之崔敬邕。唐之吳文、李輔光、顧良輝、周眞靳府君田仁琬、梁府君蕭思亮、王居士張希超、陳司徒者。不可勝數。皆前數十家之所未載者也。而余又遺焉。是金石遇余而厄矣。烏乎可。若跋之合與否。則前人且有訾議。而余又何責焉。亦存其說而已矣。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大瓢山人自序。

鐵函齋書跋卷一

清　山陰楊守敬撰

吳將軍半截碑

古今碑刻集右軍書。見諸載記者凡十八家。皆從聖教序出。此碑其最著者也。趙子函云。萬歷末年。燕、薊、齊、魯間。所得之西安城壕內。告郡守舁置頖宮。雖止半截。而不甚剝蝕。字畫圓勁。與聖教等。余舊有數本。皆坼及裝爲人取去。此本得之常少司寇紫雪齋。念已裝背。特書數語于後。當不復與人矣。

查查浦宋搨黃庭經

唐以前善臨黃庭者。無過智永禪師。褚河南。吳學士。徐會稽四人。褚本在潁上。玉版毀未久。人往往得見之。餘皆不易見。黃魯直謂吳本字大於永師。徐則瘦而長。今此本鋒棱瘦勁。又字形稍長。而折處過重。頗有怒猊渴驥之勢。其爲會稽臨本無疑。況紙墨俱係南渡以前物。迥與近搨不同。查浦寶之在潁本上。宜矣。

家藏舊搨聖教序

此上海蔡猷仲藏本也。戊申冬歸予。丙子客皖口。屬工裝潢。失元門以下十六字。壬午春。從查宮諭聲山邸舍。割他本補之。癸未冬重裝於家。蓋朝夕不離者三十有七年矣。右軍真跡不可得。石刻流傳者唯此一序。而世又多贋本。幾令觀者莫辨。予謂未斷真本。世不多見。見亦價等連城。非貧士所敢覬覦。莫若多

落斷本。擇其鋒棱猶在者而寶之。不愈於未斷贋本乎。若此。則所謂鋒棱猶在者也。寢斯食斯。了此一生。吾願畢矣。

戲魚堂東方朔畫贊

廣川書跋云。右軍寫畫贊與王敬仁。敬仁亡。其母見平生所愛。納棺中。又曰。開元搜訪校定大王書二卷。書贊第二。韋挺斷以爲僞。則此書不傳久矣。何以褚登善書目。又列周公東征之上。豈登善鑒定。反出韋挺下耶。此帖不知何本摹石。觀其字畫險勁類擣素賦、道因碑。迥非寶晉齋、停雲館可比。弇州論戲魚堂帖尚在潭絳之下。而神采已如是。若得右軍眞本。不知更作何觀。吾不能不恨敬仁之母矣。康熙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跋。

東陽何氏蘭亭帖

此東陽何氏所得維揚石塔寺祼本也。雖前十八行與後十行。係兩石凑合。然筆跡相同。俱從聖教脫胎。實得率更神髓。就予目中所見。當世所貴重如開皇本、神龍本、柯九思定武本、潁上本。皆出其下。若他所摹刻。更不必論矣。余以玉版十三行屬甯觀齋。從沈芷岸編修易得之。寶愛與聖教等。雖有好事如崔者。欲以銅硯一枚易一字。弗與也。

潁上黃庭蘭亭帖

潁上井底玉版。一面刻蘭亭。一面刻黃庭。相傳出褚登善手。蘭亭余家舊有一本。黃庭則購而未得也。壬

午秋。潁上甯編修觀齋見贈此帖。則兼黃庭蘭亭而有之。蘭亭雖盛行於世。猶出何氏定武下。若黃庭。不但非思古齋可及。卽會稽石氏本亦不及也。烏得以其剔墨微傷而忽之也。

陳秉之東陽蘭亭帖

往孔北部東塘與予言東陽何氏蘭亭。十八行已前。石理細爲眞定武。後十行。石理麤係贋本。予以神骨前後一轍駁之。近見珊瑚網載、宣德四年揚州石塔寺僧發地得二石。運使何士英截齊。合之爲一。乃知東塘所云本非無見。特以前十八行爲眞定武。則尙未確耳。按蔡絛定武跋云。熙寧中孫次公帥定。納其石禁中。又刻一石還之。壁則薛師正所取之石。業已非眞。而況士英所得。又非一石耶。第就今日而言。無論後世摹本。卽隋唐以前。如開皇本、神龍本、柯九思潁上本。皆在此本之下。則雖謂之眞定武也可。謂之眞昭陵本也亦無不可。秉兄其寶之勿失。

隨清娛帖

褚令碑刻最著者。如聖教序、孟法師碑、西昇經、陰符經、蘭亭敍。俱曾見過。獨未見此本。而事亦甚幻。偶從水村借觀。雖較諸本稍遜。然意思周密。姿致橫生。所謂專取右軍媚趣者。耳目爲之一新。又不止千秋而下爲子長添一佳話已也。

魏水村玉版十三行

吳興云。洛神賦。思陵獲九行百七十六字。米友仁跋。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作兩截裝。有悅生及長

字印。此玉版十三行之所由刻也。癸未新春。因陳鴻臚欲購此玉。余獲見於京師。其爲悅生堂故物與否。余不能辨。然洪清遠去今未遠。玉版墨搨。不應模糊若是。況字畫疎蕩。精采煥發。雖不敢定爲大令眞本。要在吳興臨本之上。豈清遠輩所能辨耶。水村寶之。勿爲浮言所惑可也。

又跋東陽蘭亭帖

王竹齋定武蘭亭跋云。宣德四年。兩淮運使金華何士英得之民間。一面瘦本。一面肥本。是兩本刻一石也。珊瑚網云。揚州某寺僧發地得二石。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爲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則又顯然二石矣。余從前所見。前後石理雖有粗細之分。而字畫不甚相遠。又接縫處裝潢無迹。而何氏所刻蘭亭考內。是一是二。總無確語。是以千古疑團。無從解釋。壬午冬。魏子水郵携何氏搨本見贈。確係前後二紙。前紙十八行。止猶不二字。與珊瑚網同。後紙十一行。始欣俛二字。則稍有異。考其故。蓋因從前裝潢家以欣俛一行重出。去之以泯其跡。始知珊瑚網之說。本有原委。特未見重出一行耳。余今不去重出一行。使觀者有所攷證。亦率更之功臣也。雖然。余目中所見。無論宋元以後摹本。即古今所號爲貴重若開皇本、神龍本、柯九思本、潁上本、三雅齋本。骨力神理。皆出此本下。豈卽薛紹彭所刻公寢本與公庫本耶。姑紀所聞。以俟再攷云。

唐李都尉墓志銘

書學盛于唐。是以唐人書自泰和而外。往往可觀。就予所見。如張嘉貞、王士則、張遇。皆無書名。而嘉貞之

北嶽碑士則之清河王碑遇之靳府君墓志銘皆絕佳此本不知有唐何人書然秀媚刻削與褚公等張王皆不及也省吾祕而藏之宜矣

代友人跋宋搨黃庭經

黃庭眞跡在宋時已不可得見見諸廣川書跋者惟淇水呂先本而董逌則已辨其非眞若宣和書譜所載者大抵皆景審吳通微徐浩林藻等所臨摹而容臺集則又以褚臨思古齋本爲第一余皆未之見也此本莊重而不拘謹與陸侍講澹成所藏曹氏本相似雖不能辨其確係何人所臨而紙墨皆北宋物譬之定武潁上禊帖雖非右軍眞跡然出唐人臨摹而又加以宋搨豈止房邨二字直芋千頭而已耶因識數言歸之查浦

自臨定武蘭亭

蘭亭敍右軍眞跡而外唐人臨搨雖有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歐陽詢褚遂良諸本然無有出定武之右者壬午秋對初陳子以定武本相借且屬臨摹余雖寢食於歐者有年以爲欲學者必當以歐爲梯航然蘭亭豈易言摹哉聊以博大方一笑而已

文待詔小楷千文

余往見待詔手鈔永嘉詩稿雖規模不爽絲髮而微失之拘此則舒徐中節態有餘妍章誕云方寸千言而有徑丈之勢不愧斯語矣

沈芷岸定武蘭亭

右軍蘭亭敘貞觀間自湯、趙、馮、諸葛搨本而外．臨摹最善者．莫如歐、褚二本．所謂定州、潁上蘭亭是也．千一百年以來．雖定州潁上．並駕齊驅．然考書法要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及宣和譜所定．皆尊歐而卑褚．趙、蔡京輩．誠無足重輕．李嗣眞、徐浩、張懷瓘．皆唐時書家．去貞觀未遠．鑒定必無差謬．蓋褚聚指筆端．雖得右軍媚趣．未免骨力單弱．所以有澆漓後學自鄶無譏之誚．歐則堅守右軍一定之法．全以骨力爲主．不求媚而媚在其中矣．不然者．永禪師、虞永興何等力量．而肯避其鋒鍔．爲之氣奪哉．余家舊有褚本．臨摹幾百遍．獨定州未之見．今觀此本．筆畫工巧．意態精密．實有如宣和所稱者．不但非後人手．幷非湯普澈輩所能辨．其爲定州何疑．而葦閒乃以潁上相易．以爲書估適相當者．豈別有所見耶．書此以問世之精于是者．

靜學齋聖教序

余三十年來所見聖教序．無慮數百本．然帶筆無損者．多係贋鼎．而眞正陝搨．則又鋒棱漫滅不可辨識．二者吾均無取焉．壬午三月十八日．過聲山編修靜學齋．觀聖教十餘本．大抵如前之所稱者．最後出此．則陝搨眞本．而又鋒棱四射．因拍案叫絕．借觀數日而後歸之．編脩曰．子猶未見華亭司空家藏本也．不特帶筆毫髮無損．而且紙墨迥異．一展卷而古香撲鼻矣．余益惘然若有所失．草野賤子．又安得所謂司空本者而縱觀之耶．

開皇禊帖

禊帖流傳最多。然皆唐以後摹本。若唐以前本。目中所見者。惟神龍與此耳。神龍相傳爲右軍別本。此則不署姓名。尾後但列開皇年月。按開皇爲隋文帝年號。斯時能書者。無出永禪師之右。右軍眞跡。又其素所收掌。而年月小字。又與千文眞書相類。則此本定出永師之手。獨是師書。左規右矩。不能痛快淋漓。而此則沈鬱頓挫。盡態極妍。如再化其筆墨之跡。則歐褚皆當避席矣。豈以臨摹乃祖眞跡而然。壬午二月十九日。在京師獲觀。借歸客舍。臨摹三遍。敬識數語以問世之知者。

新得玉版十三行

玉版十三行。相傳賈師憲得子敬眞跡。鐫於于闐碧玉。萬歷間。或從葛嶺斫地得之。歸泰和令陸楚鶴。今此版轉入京師。余曾見之。水蒼色似玉。實則石也。糢糊書令等十八字。後有宜和印。宜字亦糢糊。按容臺集云。趙吳興得十三行於陳集賢灝。自題此晉時麻紙。思陵獲九行。米友仁跋。賈似道復得四行。作兩截裝。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夫似道既以于闐玉刻十三行。豈有不刻子敬眞跡。反刻他本之理。今版末有宣和印。而無悅生等印及小米跋。則非悅生堂所刻明矣。朱文盎云。從祖四桂老人。見其外祖錢唐洪清遠翻刻十三行於玉。則似乎別有一本。然清遠堂至今不百年。不應模糊若是。況字畫疎瀹精采。要在吳興臨本之上。豈清遠所能辦耶。癸未秋。王子耳溪贈予一本。既易東陽禊帖矣。耳溪又復贈此。故特記所聞見。以竢世之知者。

家藏麻姑壇記

余生平所見麻姑壇有四種。其一在從弟石公所。其二在陸其清齋。一肥一瘦。較石公本稍大。宋拓。其一則此本也。大小在石公其清閒。金陵瑣事云。萬歷間華亭李鷹守建昌。麻姑碑久爲庫吏所壞。召工章田重刻。田病目。有神人來治之乃愈。是建昌已有前後二本矣。今此帖之爲原本。爲章田本。皆未可知。然奇古遒逸。寬綽有餘。實有如四友齋所云者。癸未十月。屬石公裝而藏之。

家藏智永千文

永師書眞草千文八百本。余鄉董氏藏其一。爲其女盜歸車水張氏。其子陞官延平。千文藏于家。邑令景融搜而奪之。融死。質東海徐氏。陞遂取鉤出副本勒之石。余曾見之。不若此本遠甚。此本骨肉停勻。正蔡君謨所稱唐太宗攄寫律召調陽者也。藏於家二十年。癸未秋。始屬從弟石公裝而寶之。

余氏翻刻宣示帖

往見陸其清家宋拓宣示。絕非遵訓閣、寶賢堂、停雲館可比。寢食不忘者經月。癸未多十月乙亥。偶過專諸故里。市得此紙。墨雖新拓。而神骨似陸本。究其所自。蓋萬歷間余少愚翻刻本也。少愚鐫刻。不在章田、馬士鯉下。手鐫聖教序、黃庭經、醴泉銘、及此石。藏于家。而吳人不知也。故特表而出之。

穎上黃庭蘭亭帖

穎上黃庭、蘭亭。自昔相傳爲褚臨本。薛紹彭則謂出湯趙諸君子。元明間人又皆指爲米南宮。余謂湯趙

諸君雖工橅搨。不長於臨。況黃庭經又諸君橅拓之所未及者乎。若南宮臨摹雖多。焉能瘦勁若是。今黃庭精采絕倫。在會稽石氏上。蘭亭則開皇定州而下。無出其右者。謂非登善。誰能辦此。此本乃潁州甯觀齋所贈。黃庭字畫本細。碑工以鐵絲剔之。字遂肥。所謂剔墨本也。今潁州劉氏又有翻刻本蘭亭。似更精。黃庭字畫雖細。而神氣索然矣。觀齋云。

余氏黃庭經

此萬歷間蘇州余少愚翻本刻也。時代流遷。鼎革日衆。無論右軍眞跡不可得。即唐人臨本亦不可得。米氏書史云。宋駙馬王詵使蘇州裱匠之子呂彥眞摹一本。與唐臨本並行。今此本蛀痕類停雲。而骨力過之。再傳而後。紙墨稍舊。有不與呂彥眞並行耶。書此以爲後日之驗。

十七帖

舊傳十七帖爲貴臨本。李後主刻之石。王著又翻刻。又聞館本有勅字者第一。明尹子求摹本亦有勅字。往于姜西溟編脩寓齋。見有勅字本。其爲王著爲後主。俱未可知。然紙墨甚舊。非南渡以後物也。此本雖無勅字。而神骨與姜本近。故特存之。

曹娥碑

曹娥碑右軍北海皆嘗一書。予見查查浦陸其淸家有宋拓本。查瘦陸肥。不知其果出王李手否也。而世共寶之。幾與隋珠和璧等。此本近查而拓不甚舊。或曰眞賞齋物也。故附於眞賞黃庭之末云。

澹遠堂聖教序

宋拓聖教序。二十年前。曾在杭州昭慶寺西廊見一本。風神奕奕。毫髮不傷。紙墨又舊。留寓齋十七日乃取去。至今思之。此本知疑廣神教慈之正感異緣露揚讚異空空尚書十九字。雖皆陝搨聖教。然非此本原文。淦多二字則贋本聖教而非陝搨。若合骨何以添五字。恐幷非唐人書。不特非右軍也。而諸公以宋拓許之。得毋爲其所惑耶。壬午二月二十一日。

石公斷本麻姑壇記

金陵瑣事云。麻姑碑爲建昌府庫吏所跌。萬歷間。太守華亭李鷹召工章田重刻。則今日行世大抵皆章本也。此本古逸寬綽。與陸氏宋拓同。而斷痕猶在。其爲跌後本無疑。無怪乎省吾之寶之也。臨摹一過。跋數語歸之。

鐵函齋書跋卷二

爭坐位帖

爭坐帖、米海岳定爲魯公書第一。袁文清稱其運筆清活圓潤。能兼古人之長。余謂魯公指實腕懸。實得右軍筆法。故其不經意之書。皆能蒼勁若此。眞所謂綿裏裹鐵也。李後主以魯公書爲失於粗魯。豈未見此本與祭姪文耶。

又

此本圓活堅勁。雖魯公得意書。然不宜臨摹。譬之陶靖節、李青蓮詩。非不妙絕千古。而取而學之。不粗則淺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講求筆法。寢食與聖教序數十年。則不求其似而無不似矣。

歐陽心經

率更最著者。如醴泉銘。皇甫君。虞恭公碑。皆大楷也。小楷唯九歌、心經。而皆未之見。此本乃文氏停雲館翻刻。予偶得而裝之。譬之孫叔敖不可見。優孟如見叔敖焉。又奚楚國之不可相耶。

姜氏蘭亭帖

此慈谿姜編脩西溟家藏本也。石廣二尺。長尺二寸。厚一寸許。兩面刻蘭亭敍二種。其一低一字。吳門黃氏物。嘉靖末。其子景星攜石遷慈谿。遂歸姜氏。編脩原序。指爲唐物。低一字本。以武塘錢相國跋爲證。高

一字本以高麗揆文庫本爲證。編脩書用第四指。得豐考工筆法。當世多重之。其言必有端委。往在京師。出揆文本較對。與予言之娓娓。癸未冬。其嗣君道詠過吳門。拓此見贈。故特命工裝潢。幷識其本末云。

樂毅論

善摹樂毅論見諸雜記者。在唐則有馮承素。在宋則有王著。在元則有趙承旨。而修內司、會稽石氏、寶晉齋、星鳳樓、停雲館諸帖。又各有翻刻。遂至紛紜雜亂。莫可攷證。求所謂祕閣本、高學士家藏本。且如景星慶雲。而況于右軍手蹟乎。此本圓潤堅厚。不在祕閣下。故裝而藏之。

再跋智永千文

瀠谿隱夫云。永師千文。殘闕數百字。王知微補之。又云。翻刻者不一。而足則永師眞本。在宋時已難得矣。而況於今日乎。今日行世者。有杭州拓。嘉興拓。蘇州拓。皆莫知其所自。此則陝拓也。相傳卽知微本。按知微書雜永師中。正如猶之於薰。珹玟之於玉。當不待蔡君謨、歐陽永叔而後知之。此本純一不雜。絕無補綴之蹟。而又筆筆穩秀。與辟亢宗跋同一蹊徑。疑卽亢宗臨摹。當俟博雅者辨之。

陳彥輿東陽蘭亭

東陽何氏定武蘭亭。敍王竹齋云。一面肥本。一面瘦本。是兩本刻一石也。汪珂玉又云。揚州某寺僧發地得二石。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爲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則又似乎兩石刻一本矣。壬午冬。魏子水邨贈予一本。前後二紙。後紙十一行始欣俛二字。始知珂玉之說不爲無

因特未識後石重出欣俛一行耳此本與魏本同出何氏而紙墨如舊彥輿留心金石之學其言是竹齋而非珂玉云得之何氏所親之目擊者余雖因魏本信前後兩石之不妄而終不能親至東陽一考背面之有無而水邨既略而不言何氏又言而不備則余與彥輿之疑又將何自而釋耶請以質諸世之知者

不全潁上黃庭

黃庭臨本莫有習于潁上者費紫衢云初拓用硃砂爲硃砂本次用墨拓爲墨本墨積久模糊則以鐵絲剔之爲剔墨本今則原石碎裂又有劉公戩家翻刻本矣余舊有剔墨本不甚佳甲申三月北行得此於維揚市肆雖殘缺七八行然未經鐵絲本也四月立夏日書於泰郵舟次

涵萬樓舊拓爭坐位

此西安府學拓本也孫氏書畫鈔云眞蹟在京兆安氏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其未盡筆法因再刻一本然則此本之爲京兆爲永興皆未可知而清活圓潤從容中道則誠有如袁文清王弇州所稱者余向有西定拓本不甚舊癸未冬見姜學士宋拓忽忽如有所失甲申正月過禾中觀譚書兩涵萬樓藏帖書兩有柯敬仲之風以十餘種相贈而此與焉精采雖不及姜然比余本則稍舊昔蕭翼紿辨才蘭亭敍詐稱賣鬻種人榮資道買永興廟堂碑與錢五十萬余乃不費一文而以無意得之勝于蕭榮遠矣五月初四日書時挂席北行未至淮陰三十里

舊搨祕書續帖黃庭經

余生平見宋拓黃庭凡五。查編脩德尹家藏一本。紙墨甚舊。字大有骨。陸其清家二本。一肥一瘦。皆停雲館祖本。宋藥洲學士家藏一本。字紙墨與查等。而字微小。亦不甚佳。汪公有家藏一本。字大小類宋本。而微有致。然瘦勁神韻異。總不及思古齋褚臨本。此帖得之維揚葉氏。首題祕閣續法帖卷第五八字。楷書。按祕閣續帖有二種。其一爲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命劉燾別刻、以篆文題籤者。其一則淳熙間修內司模勒禁中者。卷尾易以楷書。今此本題籤既符修內司卷尾。似爲淳熙續刻無疑。然字極莊重。與陸氏肥本毫髮無異。何以容臺集書品又云淳熙續刻黃庭卽思古齋褚臨本耶。思翁不可復作。記此以問世之知者。

再跋玉版十三行

玉版在京師一友人處。余告於陳鴻臚實齋、翁比部康飴曰。此吾浙舊物也。詎可落他人手。鴻臚欲得之而不果。康熙癸未春。康飴督學嶺南。遂以白金三百易之而去。然余尙因文魯之說。疑爲洪氏新玉。甲申三月過蕪城。見新安吳禹聲宋拓。與此較對。毫髮無差。惟我字戈法更瘦勁。而宣和印宣字則比余本完好。始知康飴所得。確係原物。不然。何與宋拓本符合如是耶。四月初八日。宿遷舟次再記。入都後當示鴻臚。幷以報康飴云。

宋搨聖序教

余嘗謂右軍筆法猶可想見者。惟西安府學聖教一碑。是以雖斷後拓本漫漶不堪者。猶且寶而藏之。況

尙書不斷兩奧俱全若此者乎。昔大令受神人五百七十九字。而入木七分。唐彥猷得歐書數行。遂以名世。余雖不敢以彥猷自比。然右軍筆法實具此千九百一字中。其敢不懸帳釘壁。寢宿其下耶。甲申四月十八日舟中書。時守閘開河城下。

改集聖教序

聖教序。唐宋舊拓。既卒難得。贋本又無佳者。學書家往往臨池而歎。查宮諭聲山曾購斷後善本。去其漫漶磨泐者。取本碑重字補之。餘如飡多二字。則取諸贋本聖教。骨合何以四字。則取諸吳文半截碑。紛紜添三字。右軍諸集本所無者。則自以蠶水書之。宮諭書雖與董宗伯齊名。然雜之右軍書中。終不免婢學夫人之誚。余乃小變其法。若紛紜飡骨合何添等字。本碑斷後所無者。竟竄原文。集本碑斷後所有者易之。凡用三斷本。而紹興後聖教遂與唐搨等。或以竄易原文爲嫌。予應之曰。所重者右軍書耳。若文皇高宗序記。固不足重輕也。況碑本集書。懷仁集之於前。唐宋金十餘家集之於後。何獨於余而疑之乎。客笑而退。甲申四月二十日袁老閘舟次識。

別本小字麻姑壇記

小字麻姑碑。歐陽公、黃魯直、趙明誠、都元敬、顧亭林輩皆云後人補刻。而通志金石略及陸放翁、田衍又確指爲魯公書。聚訟紛紛。迄無定論。而所見拓本。亦復肥瘦不一。未知何者是城南原本。此本得之慈仁寺下。所謂奇古遒逸。寬綽有餘者。庶幾近之。昔人云。大字難于結密。小字難于寬綽。今此本字細于陰符。

而有中興頌虎邱劍池之勢。謂非魯公不能辦此。亦何庸此紛紛者爲。甲申四月廿二日。守靳家口閘上已二日矣。支頤枯坐。聊識數語于後。

京師龍安寺麻姑壇記

此北京龍安寺本也。不知何年何人刻。較停雲館、玉煙堂差小。而奇古則過之。

景龍觀鐘銘

唐睿宗書不多見。見者惟孔子廟堂碑額。順陵碑文。及此銘耳。順陵碑與廟堂係僞周朝爲相王時篆。此則卽位後書。微雜隸體。古奥有致。當與比干銅盤焦山鼎銘共寶矣。

定武別本

禊帖入宋理宗內府者百十有七。入桑澤卿博議者百五十有二。游克齋家藏者百。大半皆定武也。而眞定武亡矣。此帖以姜白石偏旁攷攷之。無不合。縱非眞定武。亦薛道祖肥瘦本之類矣。可不寶諸。

快雪堂十三跋蘭亭

此涿州馮氏快雪堂本也。風度有餘。骨力未足者。昔人云。承旨日書萬字。嗚呼。此其所以爲承旨歟。

婺女褚摹蘭亭

蘭亭眞蹟。既入昭陵。傳於世者。以歐褚臨本爲貴。然舉世摹刻以千百計。皆本歐陽。所謂定武本也。若褚臨不過蘇氏、潁上、天歷及此三數種而已。此本與蘇潁不同。沈著處微近開皇。驗其首無永字。及前後裝

池印記。蓋卽宋理宗所藏丁集中之婺州府治本蘭亭。博議所載之婺女第二本。而式古堂書畫攷所收之王文惠公本也。歷文惠公、游景仁、晉王府收藏。不知何時。復散民間。乃歸我少司寇常公。公風流儒雅。擁書萬卷。近更留意金石之文。錦褾玉軸。不可數記。若聖教及定武善本。必留几案。朝夕諦觀。則是帖也。當與定武善本同一珍玩。不必因澤卿一言而忽之矣。

東岳廟聖教序

此刻乃崇禎辛巳歲中書。黃六治出家藏唐拓本。屬劉雨若刻于北京東岳廟。有王鐸跋。癸未冬。始見拓本。求之不可得。蓋碑燬已四年矣。甲申秋。忽于慈仁寺東廊得是本。帶筆毫髮不爽。而又骨肉停勻。與眞本無別。余故跋而藏之。

國學諸碑

國學有名碑刻。見諸日下舊聞者八。曰石鼓文。曰樂毅論。曰黃庭經。曰蘭亭敍。曰孝經。曰爭坐。曰千文。曰金丹四百字。而丁香詩不與焉。甲申秋。余第五次入都。索諸國學。獨黃庭金丹不得。或云。明末移朝天宮。燬于火。因思盡拓而藏之。屬平州中丞索之黨少司成。未得也。忽於慈仁寺見此四種。遂易之而歸。樂毅論相傳爲趙松雪臨。無異議。若蘭亭一敍。春明夢餘錄定爲趙臨。而金石文字記則又指爲周伯琦。余取快雪堂所刻趙臨十三跋蘭亭較對。雖皆得定武形似。而國學本似更弱。其爲周臨無疑。千文乃唐僧亞栖書。亦可觀。惜不全。丁香詩則明人書。可有可無者也。

建昌小字麻姑壇記

小字麻姑壇記。余舊所見者四。一在從弟石公所。二藏吳門陸氏。皆不知所從出。一在予家。爲北京龍安寺本。然皆非建昌也。此本得之張平州中丞家。相傳爲其尊甫澹明方伯官豫章時所拓。而斷痕猶在。則眞建昌元本矣。何以秀潤有餘。奇古未足。翻出陸氏本下耶。尙有待於世之知之者。

吳將軍半截碑

自懷仁集右軍書。後唐宋間人遂以此爲事。見諸宣和譜者凡十有八家。然無能出聖教之右者。此碑唐開元九年十月建。至萬歷末。浚西安城濠。始得半截。王堯惠輩語郡守舁至學宮。世所稱半截碑者是也。余少時得一本。寶之幾與聖教等。末幾失去。今復得此而諦觀之。疑有李北海書闌入。趙子函曰。從聖教諸刻摹集非右軍眞蹟。可謂具眼矣。

虞永興廟堂碑

廟堂碑原石。貞觀中卽燬于火。流傳者僅賜本數十耳。所以黃太史有千兩黃金那購得之語也。近代翻刻。余見者四種。以西安府學宋王彥超重刻者爲最。余行笈中向有一本。爲夢虎道者所留。此本得之閩中。紙墨頗舊。雖非賈躭青箱至寶。然層臺緩步。高謝風塵之致。則猶在也。縱有好事如榮資道者。與錢五十萬。不與易矣。

歐陽皇甫誕碑

信本書。以化度、醴泉、虞恭公墓志銘、皇甫誕碑爲最。余於王黃門東發寓見醴泉銘。陳孝廉對初家見虞恭公碑。汪編修安公家見化度寺碑。皆舊拓也。獨未見皇甫善本。此雖萬厤以後拓。然風神猶在。正王元美所云比之信本他書尤爲險勁者。若趙子函晉法一變之說。則吾未敢以爲然也。

再跋建昌小字麻姑記

壬午春。見孔東塘家小字麻姑記。碑陰有趙松雪臨衞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薛稷、李邕六人書。東塘曰。此益王所刻建昌府碑也。今此帖得自建昌。又帖尾有褚書。其爲益王本無疑。然比之孔本。則又缺衞、虞、歐、薛、李五種書。而多一柳。豈別有故耶。抑裝拓之不全也。

宣示帖

宣示帖眞蹟。既入王敬仁棺中。傳世者惟右軍臨本。刻入淳化帖。而淳化眞本。余尚未之見也。見者吳門陸氏宋拓本而已。此本不知所自出。疑卽萬厤間余少虞翻刻本。雖不及吳門陸氏。然古雅純樸之致。已非遵訓閣、停雲館所及。若宿寶之宜矣。

李鳳陽何氏蘭亭第一本

蘭亭拓本。平生所見幾百餘。無出東陽何氏之右者。然尚非眞定武也。蓋定武眞石。厤經李學究、韓忠獻、宋景文、孟水清、孫次公、薛紹彭之手。又出入內府內庫。中間不知幾經翻刻。然後歸於留守。縱使留守所進者萬萬無疑。亦係前後一石。今則兩石湊合。前石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十一行始欣俛二字。又前後

筆畫不甚相遠。則兩石俱非眞本也明甚。而何氏每空後石重出欣俛一行。以泯其蹟。此汪珂玉輩所以爲之惑。所可寶者。筆力遒勁。實與聖教同軌一轍。余特愛之。每與長山中丞言。中丞購得數本。以其二與猶子鳳陽。此其一也。昔唐彥猷得歐書數行。遂以名世。趙承旨得獨孤長老吳靜心五字損本。書學大進。今鳳陽果能心摹手追。楮堆墨臼。即此一拓足矣。奚必眞定武之是求耶。

李鳳陽何氏蘭亭第二本

桑澤卿蘭亭博議載婺女本有三。一在倅廳。一在郡齋。一在韓南澗家。而何氏本不與焉。今存者。獨何氏耳。石本二。萬厤間邑令黃文炳強取之去。何氏子孫擁車爭之。令怒擲諸地。裂爲五。所謂梅花本者是也。今拓者日多。字漸剝蝕。其不爲倅廳諸本之續者幾希。鳳陽其寶之可也。

林同人甘泉宮瓦

往歲家弟楚滸客海州。親見李斯秦東門三字。在馬耳山石壁間。次日同客再往。遍尋不得。余謂世間神物。往往待其人而傳。家弟素不留心金石。是以交臂失之。今子野先生一入淳化山中。即得甘泉宮瓦。長生未央四字。懷之而歸。徧索名卿題咏。遂與殷盤孔鼎。並傳不朽。而所謂秦東門者。竟以遇非其人。終于淹沒。抑何宮瓦之幸而東門之不幸耶。乙酉冬杪。得借觀于三山使院。摩挲者兩日夜。因書數語于册。以志予感云。

林同人來齋集古帖

法帖自澄清、淳化、大觀而後。余所耳聞而目見者九十餘種。無不以集而成也。然皆鉤摹剞劂以自表見。未有專集古人拓本者。余謂一經摹刻。卽失本來面目。嘗取淳化大觀校對。斷續肥瘦之間。便已各自成家。而況從此屢易。至於九十餘種之多。譬若聖賢之裔傳至數千百年。氏族源流。且不可考。而欲於數千百年之後。得其始祖之精神款吐。難矣。同人先生早見及此。旣厭秦魏齊魯之墟。徧拓殷周秦漢晉唐碑碣。以次裝潢。又取平生所得殘帖。彙而裝之。名曰來齋集古帖。每條之下。仍以硃書原帖名目。使人知所從來。所謂鉤摹剞劂之事。則無有焉。嗚呼。賢於前人遠矣。海內金石拓本。兵戈水火之餘。往往不知所在。閒有一二存者。又多棄而不取。卽取矣。又或以爲無以附麗。貯之廢篋。略不省觀。蠹蝕塵埋。亦復終歸於盡。自有先生此集。使天下後世之斷簡殘編。皆可成帖。庶幾傳者日多。而古人面目得存萬分之一。先生之功。不大矣哉。若夫始於少師。終於和靖。中間所取。無非忠孝節義之人。則又先生以之自命而教于其家者也。先生豈僅好古之士乎哉。余又於是集見之矣。

林同人瘞鶴銘

瘞鶴銘攷。莫詳於張力臣一圖。然偃臥一石。華表留形三行。與江陰眞宰三行。乃東西平對。中間只隔一石。非若圖之斜曲也。余於甲申三月十一日至焦山。拓得歲得於華未遂吾翔山之下仙家相此胎禽浮邱華表留形義惟髣髴事亦微厥士惟甯後蕩洪流前固重掩華亭爰集眞侶瘞爾江陰眞丹楊外五十六字。尙有宰仙尉爽塏勢六字。在石隙不可拓。若宋人補刻三十二字。則又日暮未之及也。此碑恆沒水

中最難拓相傳袁尚之得十六字周吉甫得十七字弇州得數十字朱樂圃得四十最多者莫如歐公然亦僅六十餘耳今此拓多至八十餘字豈非造物者于長林獨厚耶寶而藏之宜矣

林同人天發神讖碑

閣帖皇象書謹嚴深厚天發神讖碑生澀峭厲似出兩人之手然而奇古則一也余夢想三十餘年今始一見而同人竟藏數本於家恨予所攜碑拓無多又無同人之所欲得如稼堂校官碑可以彼此相易對此惟有浩歎而已

趙子昂細楷書樂毅與燕惠王書

承旨書大都飄逸而多姿獨京口萬壽宮鍊師敕及此書則瘦勁沈著全以骨勝承旨亦烏可忽哉

翁蘿軒玉版十三行

陸冰修先生云賈秋壑得子敬十三行鐫於于闐碧玉萬厤間或從葛嶺斫地獲之歸太和令陸夢鶴朱文盎云此非宋刻也及錢塘洪清遠所刻余從祖四桂老人親見玉工鐫字是二說者向未知其孰是甲申三月於維揚吳禹聲家見宋拓本與此纖毫無異但我字戈法尚細宣和印宣字全耳始信宋時已有此刻若洪氏本亦于維揚杜氏見之妍媸不啻逕庭文盎徒聞四桂老人之言遂爾誤認爲一不知其又從此本翻刻也至陸說予亦未敢深信蓋此刻獨有宣和印而無悅生長字印又無小米跋與容臺集所載秋壑家晉時麻牋不同豈秋壑所刻非麻牋耶抑此玉不刻於秋壑而刻于宣和耶自泰和後又經觀

橋葉氏、王氏。數年前轉入京師。其主意欲問售。余謂此吾浙舊物也。不宜使之淪落於此。蘿軒遂以重價購之。乙酉丙戌間。余客閩中。蘿軒則督學嶺南。遺予墨拓數本。且屬余攷其源流。因爲述所聞見如此。若夫字之秀勁圓潤。行世小楷。無出其右者。趙文敏題曹娥卷云。親見呂仙。聞吹玉笛。余於此刻亦云。

鐵函齋書跋卷三

題定武潁上蘭亭合帖

法帖種類最多者莫如蘭亭就昔所傳宋理宗得百十有七桑澤卿得百五十有二游克齋得賈師憲藏者百夫在宋已如此之多況今日乎余二十年來所見亦不減百餘種然蒼老無有過定武秀逸無有過潁上者以出歐褚兩公故也此本取定武潁上合而爲一譬之聚太眞飛燕於一時六宮粉黛無顏色矣雖多亦奚以爲

高申公塋兆記

趙模書世不多見予於來齋藏帖中見此碑骨肉在歐虞間絕愛之聞同人尚有副遂索得此紙碑本不全而又多磨泐可識者纔七十餘字耳然實可寶也昔文皇得辨才蘭亭命模等摹拓宋金華曰蘭亭摹本趙模得其意夫摹蘭亭而能得其意不在定武下矣惜乎其不可得也今觀此碑金華之言洵不虛矣

李衞公碑

顧甯人金石文字記林同人金石考略載王知敬所書碑三曰天后御製詩曰金剛經二碑俱在少林寺其一則此碑也予俱未之見乙酉秋借鈔金石考略同人以此相贈雖筆力未充然亦歐褚之流亞也故特裝而藏之

姜熙文定武蘭亭

此東陽何氏定武蘭亭也。蒼秀堅勁。當世蘭亭無出其右者。余始見于甯編脩觀齋所。甚欲得之。而京師絕少。惟沈芷岸太史尚有餘者。乃以玉版十三行易得一本。有模糊者數字。既而魏水村攜一本相似則絕佳。余甚愛之。而求之不已。乙酉春入閩。道經婺女。衢通守王君賡之攝府事。索之得八紙。而以其一與熙文。唐太宗曰。學古人書。惟在其骨力。骨力既得。而形勢自生耳。徐季海曰。初學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此正所謂得右軍之骨者也。從此入手。而加之以墨池筆塚。幾乎晉唐無難矣。熙文勉之哉。

姜熙文吳將軍碑

吳將軍碑。唐開元九年立。而於明萬厤末始出半截。以其類聖教序也。人爭購之。予舊有一本。與絳州孔廟碑合裝。未幾失去。甲申春。常紫侯司寇贈余一紙。余裝而藏之。然不及熙文此本也。熙文從余學書。求聖教序未得善本。乃先之以此贈之。封岱宗者先禪梁父。浮滄海者先涉大江。可謂知所趨向矣。因書數語于後。

甘泉宮瓦

榕城林同人。於三原淳化山中得甘泉宮瓦一片。上有長生未央四字。字書飄逸有致。因懷之以歸。當世名公卿多作詩文以紀其事。余借觀於三山使院。業已磨礱如鏡。僅存字與界道。色黝黑若龍尾石。因屬姜子熙文椎搨數紙。按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秦始皇二十七年作。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則此

瓦之爲秦爲漢。皆未可知。獨是秦漢字蹟流傳絕少。雖不同於嶧山之罘諸碑。亦可與五鳳二年磚。並垂不朽矣。

天發神讖碑

此吳後主紀功石也。按實錄。天册元年。後主皓于臨平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于巖山。紀吳功德。東觀令華覈文。青州刺史皇象書。顧甫人云。石舊在金陵城內天禧寺斷石岡。宋元祐六年。轉運副使胡宗師輦置漕臺後圃。今在江甯府學林同人云。石斷爲三。文殘缺不可讀。祥符周雪客聯而貫之。作天發神讖碑文考一卷。余神往二十年。始於乙酉冬從同人借觀于七閩使院。聞其有副本。因丐得之。休明書在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之上。王僧虔稱其沉著痛快。袁昂稱其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今觀其筆法。生澀險勁乃如此。至其不用批法。挑撥平硬。非篆非隸。僉州指爲八分。余初未以爲然。及見吾子行學古編。乃知此碑正所謂用篆筆寫漢隸者也。其爲八分無疑矣。

連江石鼓文

連江吳襄衞公文華。得舊搨石鼓文于楊用修。用修得之李西涯。實蘇子瞻藏本也。康熙初。其後人吳子鈞屬冶城李登、陳延之、歐陽惟、李篆。而刻之木。連江令楊繼生爲之作序。壬午冬。余既得國子監本。每以磨泐不全爲恨。一日過報國寺集市。得小本。完好可讀。喜而令示於人。遽爲張敬止中丞奪去。復悵悵不已。乙酉歲。客閩中。有以此獻李質君中丞者。攷之。知在連江。因搨得之。是日爲之一快。

姜熙文玉版十三行

玉版十三行相傳出賈師憲家。余以其與容臺集所載兩截者不同。又無悅生印與小米跋。嘗與友人辨之。然宋刻斷斷無疑也。近歸武林翁康飴。康飴自嶺南寓書索余跋。將以端溪石刻之。而先搨數紙寄余。因以其一似熙文。當世小楷苦無善本。大概骨勝者生強。肉勝者軟弱。此則骨肉停勻。風神奕奕。絕無二者之病。熙文心摹手追。進而不已。於書一道。其庶幾矣乎。

五箴碑

宋人篆刻向推郭忠恕與宣義大師。余得其三體陰符經及千字文。幾與嶧山般若臺碑並寶。丙戌春。復得此帖。乃知兩公而外。更有所謂李寂者。何碑刻之不多見耶。因跋數語藏之。

李鳳陽定武第三本

鳳陽有志八法。而尚飄逸跌宕。初不好定武褉帖。繼乃見予所攜聖教舊本及皇甫君舊搨。始知書重在骨。復取定武觀之。遂不忍釋手。既取中丞所得之二。裝而藏之矣。又取其一焉。屬余跋之。昔右軍學衛夫人。不能造微入妙。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書。分遂高四海。鳳陽今日其以率更爲李蔡可也。

李鳳陽玉版十三行

十三行舊推七璽柳跋唐臨本。與祕閣續帖本爲佳。然唐臨本似鍾士季。祕閣續帖本似歐陽蘭臺。沈著險勁則有之。風致則未也。此本相傳悅生堂刻于閩玉爲之。而莫知其所自出。沈著風致。殆兼之矣。近歸

武林翁康飴。康飴寄數本索予跋。余以其一贈鳳陽。而識其原委如此。

琅華館王覺斯細楷

書之最小而流傳者。唐則有褚登善陰符經。顏清臣麻姑壇記。宋則有黃長睿所跋華嚴經。釋法輝經塔。元則有趙孟頫書樂毅報燕王書。明則陳綱牡丹玉蕊花瓣文徵仲千字文。余所見者。僅褚顏趙文書耳。皆不若此本之小也。此本藏靜海高鏡庭方伯家。方伯屬朱士標鐫之石。李子鳳陽則搨而藏之。兩君好事。又加太史沂手背一等矣。

高鏡庭西湖碑

余生平最好聖教序。學之幾四十年。而臨池握管。卽不類。高方伯鏡庭亦好聖教。而此碑則無一字不酷肖。豈歐陽公所謂得其形者耶。鳳陽出此索跋。余見之滋愧矣。

靜海高氏蘭亭

高氏新鐫蘭亭。甚有風致。不知其何所本。細觀之。與北京報國寺三雅齋本相近。往查學士刻米氏鉤填蘭亭。余曰。世間蘭亭已多。今又多一種矣。今於此刻亦云。

方靈皐家藏蘭亭

蘭亭種類最多。余所見者不下百數十種。大都從歐褚翻出。此則與歐褚絕異。而翻缺一痛字。攷桑澤卿傳議。徵與陳簡齋綿紙本及高宗臨本相似。靈皐留心金石。不知以爲何如也。

方靈皐家藏十七帖

十七帖世以館本有敕字者爲貴然宋元以後翻刻者皆有敕字頗難辨識如葦閒家藏宋搨本有梅邨、倦圃諸公跋者海內多稱之而刻手甚劣反不若明刻馬莊甫、魏道輔本此則哲宗時曾丞相布命劉燾刻入祕閣續帖者刻手精工又係當時初搨實勝葦閒本遠甚而世無知者至於余乃得觀而跋之豈帖亦有遇不遇耶書此不禁三歎

家藏五鳳磚搨本

往于鄰人謝蒼湄家見舊拓五鳳二年磚古奧絕倫因求之數年不可得忽忽若有所失丁亥六月過白下門聞周自豳書肆名古法帖遂於酷日中尋而得之是日爲之一快

泰山銘

明皇泰山銘鐫青帝祠後石壁方三丈余每過其下輒摩挲不忍去商之官斯土者皆以搨須架木而架木則不可卒致遂不復強之丁亥夏五過蕪城見葉芳杜所藏本有顧云美飛白書泰山紀銘四字大方尺古勁在銘下思以錢叔寶潯江夜泛圖易之不可益以白鎚又不可快快至白下門忽見此本與以所益之數輒得之爲之不寐者竟夕然終以不得云美題字爲恨也

中興頌

弇州山人曰中興頌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爲魯公法書第一余向列宋廣平碑側記第一而以弇州之言

爲未然。丁亥六月。得此本於金陵承恩寺前。古勁深穩。視宋碑最難。雖欲不以第一推之。其可得乎。弇州不以書名而評書十得六七。豈四部稿法書苑等書。成於衆手與呂覽等耶。不然。何以能中其肯綮也。因跋帖尾。幷附及之。

陳氏黃庭經

臨黃庭者。相傳有智永、歐陽詢、褚遂良、吳通微、徐浩、林藻、景審、黃長睿、米芾、光堯、張九成、趙子昂、鬆雪、文徵明十餘家。而其文則無有或異也。此本第一行點去一有字。第十四行易搖俗爲淫欲。與諸本皆不同。書在吳米間。而不知其所自出。余以其有至正洪武二跋。斷爲明以前搨本。不知具眼者以爲何如也。

家藏七佛頭未斷聖教序

未斷聖教序。余得有二本。雖紙墨俱舊。而一則可疑。一則缺字一百有三。是以居常怏怏。丁亥夏六月。過留都古冶城。得此於吳英流家。紙墨雖不甚舊。實未斷本也。至七佛頭。世每疑爲贋本。不知西安原石本有七佛。世多不搨。故翻以搨者爲贋耳。往何庶常屺瞻爲余言。留都汪安侯有唐搨七佛聖教致佳。今此本雖非唐搨。而七佛宛然。行當質之庶常。不知與汪本何如也。

家藏舊搨蘭亭

此肥本蘭亭也。紙墨亦舊。余得之於吳門筆賈。蘭亭種類最多。而佳者絕少。昔趙松雪得獨孤靜心本。題跋多至十三十六。今此本不知於靜心獨孤本優劣何如。而余跋則從茲始矣。

家藏十七帖

十七帖以館本有敕字者爲最。此宋時語也。至於今則無有無敕字者矣。而多不足觀。姜西溟本雖有名翻。不如方靈皋之無名翻者。然靈皋秀弱。此則蒼勁矣。雖不知其所自出。然實可寶也。

天璽碑

天璽三段石。向傳在南京應天府學。尊經閣下。余於丁亥六月過石城門。求之江甯府學。不得。遇江甯縣學張廣文安谷。則曰。今之江甯府學。故國學也。今之江甯縣學。乃應天府學耳。石固在我楊後。因從安谷往觀之。三石乃皆圓。約圍七尺餘。中一石高三尺五寸。東西高各二尺五寸。謀於安谷思揚之。而安谷適捧檄他出。忽有人持此來市。遂以微直得之。往聞周子雪客取三段石。聯而貫之。作天璽碑考三卷。今雪客已下世。書籍散亡。友人王伏草云。雪客稿在其家。其兄安節爲之賦。伏草有續攷。而皆未得一觀。而此本猶不可讀。又此行一恨事也。

停雲館黃庭經

停雲館黃庭經二。一爲吳學士水痕本。一爲徐季海不全本。摹臨最精。臨池家甚貴之。自石歸常熟錢氏後。張子美翻刻行世。而原刻黃庭遂如景星矣。此本得之金陵市肆。實原本初搨也。特識數語。以貽諸子若孫云。

舊搨汝州藏帖

汝帖不免割裂之病。然古意尚在。而又多載秦漢以前籀篆分隸。尤非他帖可及。余既得舊搨全本。又得此卷。雖行草殘缺。而篆隸更覺分明。閱之兩日夜。頗悟篆隸行草一貫之道。漢晉間人得之者多。所以衆體皆妙。唐以後人失之者多。往往一體無成。然此特可與知者道。否則惟有供人掊擊而已矣。

唐太宗屏風碑

尙書故實載唐文皇貞觀十四年。自作眞草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吾學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然生耳。間嘗閱晉祠碑及閣帖所刻。疑其骨力未充。不盡如其所云。而所謂屏風碑者。近在餘杭。究不獲見。乙酉冬。客閩中。購得此搨而細觀之。雖比晉祠等帖較瘦。而骨力則相等。弇州跋曰。輕俊流便。有右軍永興風度。可謂得之。若筆力遒勁。則當日臣下溢美之詞。非此碑定評也。碑首缺一角。故又名截角碑云。

舊搨汝帖

王輔道汝州帖。用十二紫石。刻於大觀三年。眞坐嘯堂壁後。以有司苦于求索。因樓毀瘞之馬廄。成化中。廢有光怪。掘置州禮房吏舍。未幾散民間。順治八年。巡撫范承祖復搜殘石砌道署壁間。而字畫磨泐。僅存影響。此本則成化後搨本也。得之閩中裝潢家。尙可讀。按弇州山人四部稿。及李九嶷紫桃軒又綴。皆因黃長睿掊擊不直一錢。遂目爲淳化子孫之最下者。今大觀、潭、絳、戲魚、修內司眞本。皆不可得。而行世翻刻。則又往往軟弱無骨。睹此渾金璞玉猶可想見古人筆意。則昔之最下者。今且號爲最良矣。烏可以

前人之貶而忽之耶。改裝既成。因書數語于後。

晉江馬蹄閣帖

淳化子孫。見諸曹士冕譜系者二十有二種。而晉江不與焉。閩人云。晉江帖。本宋時內府石。帝昺攜至泉州。將浮海。埋之地下。後其地爲馬廄。火光見。或掘得之。受馬蹄者多如冰裂。故又云馬蹄帖。或曰。非帝昺也。賈師憲攜至木綿耳。二說未知孰是。今歸晉江張氏。第八卷籤王羲之書四字。獨草書。相傳王著集淳化帖。至此。熙陵適至。親爲題籤。故比他卷爲大。閩人以此指爲淳化原本。然聞之淳化刻棗木。有銀錠扣。而此則石也。又與余所見宋搨淳化本不類。當別是一本。余取肅府較對。雖互有得失。而瘦勁風神。肅府不及也。乙酉冬。屬李中丞購得。而兩面裝之。因識其所聞者如此。

李棐公何氏蘭亭

卞少司寇如園家藏蘭亭數十種。載入式古堂書畫考。而獨不收何氏蘭亭。此本。殆平原君之好士。徒豪舉耳。非眞能得士也。棐公李子。爲靜庵中丞之冢孫。余初見於長山。聞余論書。輒喜而不去。今來省其大父。一到。即求何氏蘭亭。而索余跋。其與司寇之好相去何如。唐文皇語羣臣云。學書惟在骨力。骨力得而形勢自生。徐季海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今此本全以骨力爲主。不在式古堂諸本下。棐公守而弗失。心摹而手追焉。幾於右軍無難矣。又何率更之足云。

若宿玉版十三行

若宿素不學書。丙戌春。從余閩中。適翁康餉學憲寄余玉版十三行。因以一紙與之。夫書之品有二。曰老健。曰飄逸。二者每不能兼。今此則兼而有之。余定爲北宋以前刻。而書則疑出陸柬之手。若宿果能寢食于斯。楮堆墨曰。幾於古人無難矣。若宿勉之哉。

新得爭坐帖

爭坐帖。余幼時有一本。得之表伯駱叔夜家。及長。移家吳門。遂失所在。因別購一本。不甚精。甲申正月。得涵萬樓譚氏本。差舊。今此本得之福州故家。雖多蛀眼。然又勝譚氏本。林同人親至碑洞。與印公對搨二本。自謂與董宗伯宋搨本不相上下。余往者偕得此校對。猶之林榻之於董本也。第未審與駱氏本又何如耳。

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郭忠恕書不多見。惟汝帖刻數十字於後。圓活蒼勁。不在徐鉉下。此則似少遜。豈以三體並書故耶。然當在李寂、夢英上。

顏魯公家廟碑

顏氏家廟碑。宣和書譜、則稱之曰莊重。弇州則曰鋒棱秀出。精彩注射。趙子函則曰。結法與東方贊同。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余則以爲魯公楷書。自當以宋文貞公碑側記爲第一。其次則文貞碑。又其次東方贊。其次中興頌。其次郭敬之家廟碑。又其次乃此碑耳。余在京師得一本。在閩又得一本。皆非今時搨也。

林同人云。額陰尙有公書高宗記室君云云八十五字。字差小。人不知搨。余實未之見也。當令入秦者搨之。

隆闡法師碑

此碑在西安府學。墨搨頗易。又因趙子函貶之。以爲乏蕭疎之趣。世遂忽之。余則以其出自聖教。而下筆清勁。不在吳將軍碑下。故特裝而藏之。若書碑人爲懷惲。則斷斷無疑。蓋及之爲言幷也。以上有幷字故易文耳。非別有一懷惲及也。

同州聖教序

褚登善卒於顯慶三年。而此碑書於龍朔三年。其爲後人集書。如懷仁聖教序無疑。不必如集古錄、金石文字記所云也。登善專務媚趣。而此更刻畫遒逸。想見大指之實。獨是努趯微弱。豈名指拒處猶未得力耶。然校之慈恩寺塔本。則逕庭矣。

李北公玉版十三行

唐自咸亨以後。館閣中無不習懷仁聖教序。一時相傳。遂有院體之目。吳學士其最著者也。今時亦有所謂南書房體者。大都以趙承旨董宗伯爲歸。雖其習而名於時者。未知于吳學士爲何如。然時論所推。則與唐之院體同。不合是體者。雖鍾王無取焉。於陵北公李子。年少多才。而甚好書。省其大父中丞公於閩中。問所宜習於余。余曰。子方進取。不能不摹南書房體。然而鍾王則楷書之祖也。焉可背之。兼之者其惟

玉版十三行乎。棐公遂購而裝之。棐公勉之心摹手追。從此凌趙駕董易易耳。如猶以爲未足也。則更有聖教一序在。

棐公快雪堂樂毅論

樂毅論善本絕少。余見王孝廉用儀家宋搨本。後有永和年月者。亦平平。似與停雲館不全本、墨池堂海字本、不相上下。此則快雪堂趙臨本也。又與國子監趙臨本不同。承旨雖未得右軍筆法。然娟好流便。亦王元美所謂出宋人之上者也。棐公裝而藏之。要其性之所近歟。

鐵函齋書跋卷四

棐公琅華館王覺斯帖

明末書家舊稱南董北王董長于行王長于楷楷之小者幾欲追蹤麻姑壇記此則更小于麻姑雖比他書少拘然亦可以傲宗伯矣

棐公高氏蘭亭

靜海高氏蘭亭不知其所自出亦復纖綿流便但軟弱耳昔人以千金市駿骨而千里馬至者三余棐公好法帖而寶高氏蘭亭其亦千金市骨之意乎

郭敬之家廟碑

郭太保敬之乃汾陽王之父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下庫相傳布政司卽汾陽王府第下庫卽家廟舊基也碑雖漫漶然猶當在顏氏家廟上若碑陰則斷非魯公書趙子函之言不足信也

元祕塔

柳誠懸書如度人經、消災護命經、馮宿碑、陰符經序皆極藏鋒此碑雖有脫巾露肘之病去晉人堂奧尙遠然指實氣充沉著痛快不在顏徐之下米南宮趙子函諸君之言豈足爲定論耶

石鼓文

石鼓本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遷鳳翔府宋大觀間移東都宣和殿金填其文金人入汴輦歸于燕剔取其金而棄之元皇慶中始置京師國子監先師廟戟門左右十鼓共存二百四十八字第八鼓則一字俱無元人潘迪別刻音訓於旁甲申秋屬友人墨拓不甚佳未幾得一本於慈仁寺南廊差勝前本丙戌夏裝於閩中鼓之原委前人聚訟韓退之王弇州林同人則曰周宣王董逌則曰成王馬定國楊用脩顧亭林則曰宇文周朱竹垞太史因纂石鼓考三卷而不爲之辨余則以爲雖類小篆而混元之氣不在銅盤銘壇山石刻下實希世之重寶也又何紛紛聚訟爲

隶公東陽蘭亭第二本

何氏蘭亭敍隶公既得一本索余跋而寶之矣又於中丞公所得此本而裝之憶癸未甲申間都門忽行何氏蘭亭惟沈芷岸甯觀齋兩編脩孔東塘比部與余各有一本其餘求而不得者望之若景星慶雲然今隶公得之甚且不一而足他日看花上苑挾是而往可以傲都下諸公矣

西安嶧山碑

嶧山碑李斯刻本久亡金薤琳瑯曰翻刻者長安本第一紹興本第二浦江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學第七此則宋淳化四年太常博士鄭文寶刻徐鉉摹本於石今在陝西西安府學中所云長安本者是也得於榕城市肆敗帖中雖有闕字以其非今時拓本故特裝而藏之

李陽冰先塋記

李少溫篆書。自謂直接李斯。然觀般若臺與縉雲城隍廟諸碑。則殘雪滴溜之狀。尙不能彷彿一二也。此又大中祥符間翻刻。雖不全。以其非今時拓本。故存之。

余氏黃庭

黃庭臨本。見諸載記者。有智永、褚遂良、吳通微、徐浩、景審、林藻諸人。而余所見宋拓。則褚吳徐三種而已。此本刻於吳門余氏。雖遜褚臨類上本。然骨力堅勁。似勝於吳學士。豈從季海翻出耶。棐公具眼。必能辨之矣。

余氏宣示

鍾成侯尙書宣示帖。相傳王導藏衣帶中過江。後與右軍。乞王敬仁。敬仁亡。其母入其棺。淳化所收者。右軍臨本也。今之閣帖。又從淳化子孫翻刻。是以行世者多無足觀。此獨樸茂古雅。與他刻不同。疑從宋拓淳化翻出。余最愛之。以棐公知書。故取而相似。昔開元間蕭令奏滑州人家藏右軍宣示。勅令賫書赴京。賜絹百匹。今余此帖雖非滑州藏本。要亦堪與淳化並珍。不知棐公以爲何如也。

顏平原東方贊

往在京師陳孝廉對初宴齋。見舊拓像贊及碑陰。不忍釋手。嗣後每過對初。輒求觀之。甲申秋。晏張中丞日涉園。忽於敗篋中得此。雖不及對初本。然亦順治間拓也。魯公書。廣平碑側記而外。卽當以此爲最。而趙子函以其無物外姿態。謂不如汾陽家廟。豈以弇州之言而云然耶。

顏魯公東方贊碑陰記

三山林同人得畫贊四紙。歸舟觸建溪石。爲水所壞。後於故家購得一本。而無碑陰。每以爲恨。余茲並得於日涉園。雖不及陳對初宋拓。要亦可以傲同人已。

新得潁上黃庭蘭亭帖

潁上黃庭蘭亭合帖。舊有一本。得之甫觀齋者。不甚佳。甲申春。得不全黃庭於維揚。勝于甫本。余頗愛之。與玉版十三行合爲一册。乙酉冬又得此於三山。黃庭與不全本同。蘭亭亦在甫本上。可謂合璧矣。

又跋潁上蘭亭帖

潁上蘭亭序。前人聚訟。或謂出褚登善手。或謂出湯趙諸君。又有指爲米海岳者。余謂海岳筆法不同湯趙。豈能蕩逸如是。間取同州聖教序。隨清娛陰符經諸帖較之。覺無毫髮之異。謂非登善而何。若乃婺州府治本。則以沉著見長。全無媚趣。余反不能無疑矣。

再跋熙文十三行

十三行見諸紀載及目擊者。凡十有一。大都皆臨本也。一唐人硬黃本。字類鍾大傅。宣和七璽完。前有亡宋南廊庫經手郭溥九字。下有押。後有公權跋。一字類唐臨本。而無璽押。後有公權及柳瑮周越跋。一字款與上同。無周越跋。一秘閣續帖本。類小歐一。趙吳興收藏本。容臺集曰。吳興得之於陳灝。自題此晉時麻牋。思陵獲九行凡百七十六字。米友仁跋。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作前後兩截裝。以悅生印及長

字款之。一吳中章氏翻刻本。一會稽石氏本。一停雲帖本。一戲鴻堂本。乃董思白摹項子京家藏宣和本。其一則此本也。武陵洪中丞有翻刻本。

夢虎道者廟堂碑

廟堂碑見諸紀載者有四。一在西安。一在曲阜。一在城武。一在饒州之錦江書院。然皆非原本也。原本燬于貞觀間。不可復得。此乃西安王彥超翻刻。拓本亦頗舊。得之禾中譚書兩家。夢虎道者見而愛之。手剪爲條。粘之書本。臨摹且三年矣。丙戌冬。余又得一本於閩中。向道者索取較對。因裝而歸之。幷書其原委云。

懷素聖母藏眞諸帖

素師書。師鄔兵曹彤兵曹有惡溪、騷勞二帖。以一本付師。是師當日實見王氏眞跡。但用意未純。不覺頓挫太過。則又未始非兵曹蓬振沙驚雨痕釵脚之說誤之也。今西安諸帖。藏眞律公而外。尙有可疑。然要之在顏徐之上。弇州評師自敍云。如幷州勁鐵。北山迅鷹。吾於藏眞律公也亦云。

北盬連江石鼓文合帖

北盬石鼓文。古今來議論不一。其指爲文王時鼓而刻詩于成王時者。韋應物也。指爲成王時者、程大昌、董逌、孫和斗也。指爲宣王者。蘇最、李嗣眞、韓愈、張彥遠、竇臮、竇蒙、徐浩、蘇軾、黃庭堅、黃長睿、都穆、朱存理、趙彥林、王世貞、林侗也。指爲秦時者。鄭樵也。指爲宇文周者。馬定國、溫彥威、劉仁本、焦竑、顧炎武也。而余

則以爲嚴正自然。混淪元氣。寔爲希世之寶。前後時代可勿論也。往于慈仁寺得監本。既取潘迪音訓而裝之矣。又屬王茲來揚得斯本。而缺音訓。遂取連江吳氏木本裝於其後。然吳氏釋文。得之楊用修。頗與潘氏音訓不同。朱太史辨之詳矣。

再跋連江石鼓文

連江石鼓文七百二字。相傳楊用修得之李賓之。賓之得之蘇長公。既入陝西通志。又刻木本以傳。朱竹垞以爲石鼓在唐時便已殘缺。焉得至明。尚有完本。況第三鼓以六師二字更遣衆二字。第四鼓以六轡沃若更六轡口驖句。第五鼓增我來自東四字。第六鼓每行增一字。第七鼓增徒御嘽嘽五句。且以郭注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娓娓數百言。皆有根據。而又以長公詩中模糊半已似瘢胝爲證。則是本爲升庵僞作無疑矣。而余取而裝於國學本後者。亦存其說。以助後人之鑒別云爾。

靜海高氏聖教序

乙酉秋。余於李中丞三山使院。見高方伯鏡庭書西湖碑。絕似懷仁所集聖教序。詫爲奇事。丁亥春。中丞捐館舍。余將去閩。方伯出新刻聖教序相贈。余取行篋舊本校對。毫髮無遺憾。而又精采奕奕。可以亂眞。始知西湖一碑。特此刻之嚆矢耳。聖教原碑磨泐殆盡。前代翻刻。惟壽光李氏、秦府朱敬鑰及北京東岳廟碑差可觀。然壽光則失之肥。秦府東岳雖瘦。而骨力未充。以視方伯此刻。瞠乎後已。昔貞觀中。歐褚湯趙諸君皆摹蘭亭。而世之最貴者。莫如定武一石。然則方伯此刻。其亦蘭亭之定武歟。

再跋玉版十三行

蘿軒既得玉版十三行。乙酉冬。白嶺南寓書索余跋。丙戌冬。以端溪石鐫跋於後。搨一紙寄余。書本惡。刻工鐫前後戈趯。又如時下書皆作捲筆。殊可恨也。

家藏高氏聖教序

聖教翻刻甚多。而余之所知者有六。一壽光李氏本。一朱敬鎤本。一費鑄甲本。一閩本。一北京東岳廟本。一細瓦廠本。壽光本宋時卽有之。前輩云失之於肥。余實未之見也。所見者以秦府爲最。岳廟次之。費閔又次之。細瓦爲不靜海高鏡庭方伯手鉤唐搨本入石。屬工朱士標刻之。凡三年而後成。以余好金石。故第一本卽以見贈。雖神骨未充。而游絲帶筆。凡朱岳所無者。莫不具。亦聖教子孫之良者矣。往時老友梁質人貽余秦府本二。其一與三山鄭孝廉望士。一留京邸爲人竊去。至今恨之。今得此本。兒曹好藏之。勿爲秦府之續也。

王經千高氏聖教序

膠州王經千進士。初不好金石文。丙戌丁亥間。遇余於三山使院。見余日購新舊法帖。遂亦好之。而首裝高方伯聖教序。屬余跋。往者都門常紫侯司寇不好金石。一日同過慈仁寺。見余市石鼓文。遂亦市之。自此日事搜羅。三四年間。幾至充棟。今經千果能好之不已。則方伯一帖。庸詎知非司寇之石鼓文耶。若夫此帖之得失。余論之詳矣。茲不具述。

朱完璞聖教序

余子弟莫不好聖教序。然而知其筆意者則絕少。內弟完璞。與余同居。遂亦有聖教一册。余固未之省也。丁亥春。完璞就余三山使幕。余每得新舊搨本。引而同觀。有纖毫不合者。輒能抉而出之。異哉。完璞何以遂能至是。所謂家有名士而不知者也。几淨窗明。完璞以此索跋。且請學書之訣。夫書亦何訣。肘懸指實。意在筆先。加以楮堆墨曰。而不求其形似。斯得之矣。完璞識之。歸以語子弟可也。

跋玉版十三行贈林同人

翁蘿軒家藏十三行玉版。舊傳賈秋壑刻子敬眞蹟。余嘗辨之。甲申春。于維揚吳氏見紹興搨本。我字戈法雖極瘦勁。宣和宣字殘而不缺。然漫漶已十有餘處。不但非南渡物。且不出北宋人手。此余所以有唐人刻唐陸司議臨本之說也。丁亥春。余將去閩。以玉版搨本留贈同人。因書鄙見如此。

家藏舊搨醴泉銘

往在京師。王黃門東發見宋搨原本醴泉銘。秀勁絕倫。余求之再三不可得。後歸淸苑。令拱文王君。至今以爲恨。丁亥春。得此本於故家。雖不及淸苑堅勁。然婉秀有餘。紙墨亦舊。勝麟遊舊搨遠矣。趙子函云。麟遊石近被縣令使工鑿三十餘字。余取而校對。淺者深之。瘦者肥之。自首至尾。殆無一筆不鑿。子函所稱三十餘字。蓋指脫空自鑿者而言也。子函又曰。皇甫君遒勁。此碑婉潤。豈子函所見。亦止未鑿本耶。不然。何以不言其秀且勁也。吾因茲益思淸苑不置矣。

又一本

醴泉銘搨本。見諸記載及余所見者。凡八。一汴本。一金士權本。一米臨本。一董臨本。一余少愚本。一神廟宮中本。一麟遊未鑿本。一麟遊已鑿本。而率更原刻不與焉。此則所謂麟遊未鑿也。余在三山。既得一本于陳氏矣。同日又得此本於徐興公家。雖與原刻微有不同。然在當世。號爲難得。昔唐彥猷得歐書數行。便爾名世。余今於一日之間。得歐帖二本。其于彥猷爲何如。而書久不進。能無愧死耶。

姜西溟家殘十七帖

此帖有名海內。余與葦間先生同客京師數年。不得見。先生沒後八年。始得觀于吳門之鄉思樓。豈見之遲早。亦有定數耶。

葉芳杜宋搨寶晉齋帖

寶晉齋帖。元刻在無爲州學。宣德間便已散亡。存者纔六七石耳。明時有翻刻本。不甚佳。若原刻止見一二卷。或黃庭一本。實未見其全也。此本不但十卷無缺。而且附以岳倦翁七帖。首尾宋搨。前有唐六如題籤。後有王敬美、董文敏、徐朗白跋。云天下無第三本。其一在文敏家。一卽此本。是則此帖較淳化更難矣。具眼者愼毋以淳化相比也。

張素行閣帖

禾中素行張君。得宋搨閣帖數本。四卷有雅宜、玉遮兩山人跋。兩山人皆指爲泉州搨本。按王竹齋續格

古要論。洪武四年。泉州知府常性。以劉次莊釋文敍淳化帖。翻刻泉州郡庠。則泉帖刻本。明初而有釋文也明甚。今是帖紙墨甚舊。斷非禰崖以後物。而又無釋文。烏得以泉州指之。張君又以他帖二卷補入。且以不全爲恨。夫王輔道刻汝州帖。一人但刻數字。或三四行。多不可讀。又晉江馬蹄帖第五卷。止於智果大令諸舍敬祖等帖。皆缺尾行。而世不以爲嫌。則張君此帖。何不可以四卷六卷傳耶。因識數語以廣其意云。

葉芳杜景龍觀鐘銘

此唐睿宗御書也。觀久燬鍾移西安府臬署西鐘樓上。恐搨印者下窺官舍。往往禁不令搨。近搨工以席蔽樓東一面。而以草塞其內。氈裹於外。方能得之。其難如此。而其書又沈鬱古奥。爲東坡之祖。洵可寶也。

李棲公高氏聖教序

靜海高鏡庭方伯。屬宛陵朱士標鐫米臨蘭亭聖教序。及共學書院碑、西湖碑、琅華館杜詩于閩中。而聖教爲最佳。蓋方伯手摹宋搨本也。聖教翻刻甚多。近代翻本。無有過秦府與東岳廟者。近此本一出。幾欲駕而上之。棲公弗以新刻忽之也。

方靈皋舊搨廟堂碑

王彥超廟堂碑。相傳五代時翻刻。往時何庶常屺瞻爲余言。留都米解元師晦家廟堂碑致于丁亥六月過白門。而師晦客山左。就其家索觀之。則彥超本也。搨殊平平。言於方進士靈皋。靈皋出此搨相示。雖同

出彥超。然較米本瘦勁。而紙墨亦過之。寓樓展閱。幾於忘暑。恨不得與庶常共之耳。

家藏蘭亭

此本瘦勁。十七十八行內有大裂文。與桑澤卿博議所載湖州徐茲本同。而紙墨亦舊。據此攷究。幷後跋並出曾宏父手。王竹齋新增格古要論曰。淳祐初。宏父刻置吉州鳳山別墅。今在浙江山陰縣。正統中。碑石損壞。又繼刻之。前有李公麟脩禊圖。天台孫綽後序。及陸柬之蘭亭詩。宋高宗御札。米芾題識。與前序跋不同。是裝演者之誤也。

蒼頡頌

蒼公頌宋碑也。而字古奧。故特裝而存之。

慈恩寺塔聖教序

慈恩寺塔聖教序。廣川書跋稱其疏瘦勁練。不減銅甬等書。而王元美、趙子函則皆謂其不及同州。余舊有同州本。今又得此本。取而校對。則誠有如王趙所云者。豈董逌精識。翻出王趙下耶。抑此碑又經翻刻。董逌所見尚其元刻也。記此以問世之知者。

繆文子醴泉銘

往在京師。陳對初孝廉示我王司空醴泉銘。所謂一室俱香者。余見而疑之。及見清苑令王拱文宋搨本。宋藥洲閣學硃補本。始歎子陽眞井底蛙耳。此本雖不及王宋二家。然勝對初本遠甚。昔人以千金買駿

馬骨而千里馬至者三今文子不惜重價購此烏慮元刻宋搨之不得耶余謂文子拭目俟之矣

舊搨建昌麻姑壇記

此建昌原石非萬歷間章田重刻本也而紙亦舊丁亥夏六月得之金陵吳氏小字麻姑記余家有四本然無出此本之右者子孫其寶之

唐太宗晉祠銘

唐文皇酷好右軍書得其筆法是以持論甚正而其書亦遂與歐陽虞褚爭長若此碑則尤其得意書也余每與人言分間布白最害筆法世人往往疑之今觀此碑絕以筆力爲主不知分間布白爲何事而雄厚渾成自無一筆失度噫可以信余言之不謬也碑首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八字乃文皇飛白書飛白不傳傳者此八字耳而此本無之亦恨事也

崔敬邕墓誌銘

往見居易錄載安平令陳君掘地得北魏崔敬邕墓誌銘求之不可得丁亥秋七月陳香泉太守忽以此碑搨本見貽不禁狂喜唐以前碑出土最遲者在明萬歷間則有漢曹景完碑唐吳將軍半截碑在今則有唐蕭思亮墓誌銘陳嚴墓誌銘此雖不及曹吳然沉著蕩逸自在蕭碑之上若陳司徒瞠乎後已

楚金感應碑

魯公書前輩多推宋廣平碑與爭坐位帖而楚金感應碑則在所痛貶余謂廣平爭坐未常不佳然求其

始終一貫。無一懈筆。則莫有過楚金者。以魯公全力所在故也。當世善本。惟金子見素家所藏宋搨宋裝號爲第一。此雖不及金本。然魯公全力所在。絲髮不失。而紙墨亦舊。是亦余家顏碑第一矣。子孫其寶之毋失。

鐵函齋書跋卷五

李英公碑

唐高宗書李英公碑。遒媚纏綿。雖雄渾不及文皇。而戈法則過之。正不得以怕婦忽之耳。余素無此帖。丁亥夏。見於維揚逆旅。既愛其書。又有亡友茶村題語。遂購之而歸。茶村下世蓋二十餘年矣。對此不禁泫然。

家藏山南杜氏黃庭經

余所見黃庭經善本。惟虞伯施、褚登善、徐季海、吳通微臨本。而虞褚爲尤善。此本水痕絕類通微。而肉中有骨。似非通微所能措手。右麓道人跋云。出於山南杜氏。杜氏舊刻三米蘭亭。爲世所貴重。而此刻則更見精識。殆與虞褚鼎足而傳矣。

天冠山碑

魏公書多肉勝。而此獨棱角峭厲。人多疑其不類。余獨信之。以其與張留孫敕相似故也。學佛宗人以牧見余此本而愛之。因卽舉以相贈。昔素師得郎金吾大令騷勞帖。遂以草聖名世。以公究心書學。不減素師。其卽以是爲騷勞帖可也。

益王麻姑壇記

往在京師。見孔比部東塘麻姑記。碑陰有趙魏公臨衞樗歐虞薛李六君書。東塘曰。此建昌益王翻刻本碑也。余心識之。今於閩中得此本。後有前所云六君書。其益王翻刻本耶。比之建昌原刻。雖有絲髮之殊。然勝他本遠矣。

茶錄

君謨茶錄石。聞在三山陳湖州家。余求之不可得。適有市於書肆者。遂以微直得之。昔劉後村極推茶錄。以爲君謨小楷第一。余生平未見其他小楷。第就此帖而論。則得力於顏魯公。而加之以腴潤者。故裝於麻姑記之後云。

曹全碑并陰

近時學隸者。皆有風氣。如顧云美學夏承碑。則夏碑行。鄭谷口學郭有道碑。則郭碑行。今朱編脩竹垞學曹景完。而曹碑又行矣。豈果以人轉移耶。抑亦碑有以自取也。夏郭皆古奥。而曹則如插花舞女。姿致橫生。又萬歷間方出郃陽地中。字畫完好。見而愛之者。在夏郭上。此本得之漢原朱子。而香泉陳使君又贈以碑陰。遂成全璧。余雖不學隸。然竊以爲篆籀隸楷行草。體不同而筆法同。分而異之者。雖工不傳。雖傳不能久且遠也。烏可不坐臥其下耶。

家藏宋搨缺字聖教序

余酷好聖教序。遂廣爲求索。而此本來自秦中。校對紙墨。實舊搨也。遂典衣購之。客有以墨汚一百三字

爲嫌者。余曰。高學士樂毅論。止於海字。會稽石氏之黃庭經。才二十三行。他如陳倉石鼓。大半磨滅。焦山瘞鶴銘。日搨日減。今存五十餘字。甚而子雲一字可以名齋。永興二字可以易研。烏必其文之多且全耶。客旣退。因書於其後。以示來者。

張嘉貞北岳碑

張丞相書不甚著。而此碑則以金剛現佛菩薩相。用一身精力作一點一畫。而無劍拔弩張之態。是眞瘞鶴銘血脈也。當令分行布白者爽然自失矣。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邕師塔銘原石。不知毀於何時。趙子函已不得見。況今日乎。其搨本則曾見于都門。而不可得。此石不知翻于何時何人之手。雖不及原刻精采。亦復沈著方嚴。一掃皇甫碑蹊徑。以爲孔子之有若則可。以爲中郎之虎賁則過矣。

壇山石刻

周穆王壇山石刻。元跋稱宋嘉祐間縣令劉莊鑿取歸。權都事李中祐龕廳事右壁。而宋人施宿則以爲州廳舊石。政和元年取入內府。趙子函遂疑金華與已所見皆爲翻本。今此本乃陳香泉使君親搨之贈皇廳壁者。石質粗頑確是三代時物。豈靖康後還之州壁耶。抑施宿之言得之傳聞耶。姑記此以俟再攷。金華又摹刻於浦陽山房。余亦見搨本於林同人家。

顏氏家廟舊搨

魯公書米海岳僅取郭英乂書其餘皆極醜詆蘇黃兩公則又推崇不遺餘力或云與杜詩並傳或云與王中令鴈行非歐虞褚薛所及余則以爲醜詆非而推崇亦未免過當觀其下筆如此肥重無論歐虞懸絕即登善亦未易言蓋筆之肥瘦由乎指之虛寔指實即下筆自然瘦勁觀登善聖教等碑可知今魯公碑版無不肥重則指不盡實而借力於紙豈可與登善較優劣耶此碑余列郭敬之下而搨頗舊故略書鄙見如此若蘇米之論則未嘗左右袒也

舊搨館本十七帖

館本勅字十七帖余所見頗多無有勝餘清齋硬黃本者而此本則又過之余得於白下門紙墨亦舊雖不知其所自出就余所見則第一矣

又

朱長文墨池編云帖尾有大勅字及僧權二字不全者乃唐本最佳今此本僧權二字不全確有如長文所云者其爲唐本無疑

白石神君碑

漢白石神君碑始見於金石文字記云在直隸之無極寔未之見也丁亥秋陳香泉使君以此本易我痺鶴銘余遂裝而藏之碑額陽文惟此與武金吾碑醴泉銘而此更古樸後題名有元壨者前燕慕容雋年

號也。

蕭府君李都尉合帖

蕭思亮墓誌銘。近出西安城外。李文墓誌銘。則在同州。皆無書碑人姓名。而蕭則近褚。李在歐褚間。余求之數年不能得。丁亥秋。以潁上黃庭蘭亭。與繆文子孝廉易此帖而有之。往時姜西溟以潁上蘭亭易沈芷岸編修定武帖。以爲帖直相當。余笑謂西溟曰。此君欺人語耳。褚豈歐敵耶。今余以褚令黃庭易文子不知名帖。既無姜沈之嫌。又一朝而得數年求而不得之帖。其喜可知已。

硬黃本十七帖

古今碑帖。何者最著。則何者翻刻最多。館本十七帖其一也。因前人有館本致佳一語。沿至今日。遂不知尹子求一本矣。此乃館本中之別出者。與尹本不同。流傳原委。確有可據。吳用卿刻入餘清齋法帖。明季以來。價比圭璧。今帖石已散。如此初搨者。尤當寶愛。殘缺無害也。

黃庭經

容臺集云。黃庭以思古齋爲第一。此本思翁題識宛然。而籤皆出其手。所謂第一者。此本是也。

又

余生平所見思古齋黃庭。皆潁上本。此本雖與潁上舉止相似。而縱逸則過之。疑卽潁上所自出。秘閣續帖、會稽石氏、山南杜氏諸本。皆出其下。而紙墨又舊。眞希世之寶也。

東方先生像贊

東方贊善本最難得。往年得宋搨冰裂文本。亦不當。已爲友人取去。此本似寶晉齋。而脫漏多於寶晉。雖不知其所自出。然挺拔精能。諸本皆不及也。

樂毅論

樂毅論。世無善本。此不全本。團結精能。有拔山扛鼎之力。樂毅論中第一本也。雖續狗尾。庸何傷。

曹娥碑

此本不知所出。且多訛字。然刻手甚佳。而紙墨亦舊。生平所見無出其右者。

藏眞律公碑

余向從藏眞律公諸帖。悟頓挫之法。然家藏搨本不甚舊。乙丑春。忽得此本。凡諸游絲細筆。纖毫不失。卽後李白贈歌及游景叔後序。皆極清楚。洵可寶也。

李斯泰山碑

李斯泰山碑。廣川書跋、稱劉跂登泰山。抉剔翳蝕。得九十八字。金石錄、稱大中祥符中。眞宗東封。兗州太守摹獻四十餘字。金石文字記、稱泰山碑存二十九字。在嶽頂碧霞元君廟之東廡。此言李斯之原刻也。又廣川跋載宋莒公摹四十七字於東平郡。江鄰幾刻石于縣廨。金薤琳瑯載至元間李處巽刻劉本于建業郡庠。金石文字記載泰安州城內東岳廟中別刻一石。止二十九字。此皆宋元翻刻本也。今此本字

止二十有九。而古奧深厚。遠勝嶧山諸碑。其爲李斯原刻無疑已。

定武蘭亭攷

定武蘭亭本。歐陽率更所臨。唐文皇刻石禁中。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至眞定。德光死。遂棄此石殺胡林。慶歷中。李學究得之。以墨本獻定武守韓忠獻公琦。公索之。李瘞地中。而別刻一本以獻。李死。其子負官緡。宋景文公初爲定武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名玉石本。珊瑚網云。宋祁帥定武。有士子攜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將孟水清取以獻。祁爲龕石郡齋。王竹齋則云。宋景文得之韓忠獻甥家。蔡絛又云。熙甯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旨納其石于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大觀初。詔索諸尙方無有。或謂此石亦殉裕陵。一說石置公庫。會火不存。馮京知雍州。以所藏搨本入石。薛師正帥定武。其子紹彭別刻置公寢。以其瘦。又刻肥本遂剔眞本湍流帶映天五字。一說剔損湍流帶左右五字。一說鐫損湍流帶右天五字。易之以歸。大觀間。紹彭之弟嗣昌。以進徽宗。龕置宣和殿。或云。置艮嶽瑪瑙亭。靖康亂後。留守宗澤見之。馳進高宗。時駐維揚。金騎至。倉卒失之。劉揚帥向子固密搜不得。明宣德四年。東陽何士英爲兩淮鹽運使。得之石塔寺僧井中。缺一角。一云僧發地得二石。士英命工截齊。合爲一。攜以歸。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一行。起欣俛二字。其前行蓋重出。萬厤間。邑令黃文炳強取之。將去。何氏子孫擁車爭之。令怒擲諸地。石裂爲五。所謂梅花斷本也。余觀搨本。前石理細。後石粗。確是兩本。然肥瘦相似。又余平生所見蘭亭搨本。不下數十種。無論後世摹本。卽開皇與與柯九思家藏。皆不及也。

鐵函齋書跋卷六

自跋日課贈李棐公

余小楷皆懸肘撮管書。以故生澀不流便。而棐公則謬愛之。每以不能多得爲恨。丁亥三月將執手言別。因裝自課十幀相贈。非以當折柳也。亦啖南康以瘡痂耳。

自書蔣芳似册頁

余觀唐以前碑帖。頗有所得。因聚指管端。無論大小字。皆懸肘書之。世人既畏其難。又於古人大字運肘。小字運腕之說不合。往往疑而非之。獨芳似蔣子深信而篤好之。且以佳紙索書細楷。余自春徂夏。跋涉道途。近又遭仲弟之變。筆墨荒變。臂指生強。勉強塞責。雖芳似有南康之癖。不以爲醜。然亦何以解世人之惑耶。

跋自書梅花賦

昔人以廣平質直方嚴。而有梅花一賦。似爲生平之玷。余則以爲序中託非其所貞心不改。與賦末歲寒君子諸語正是見其方嚴。非高唐洛神比也。甲午四月十二日。因書是賦。故特表而出之。

跋自書玉枕蘭亭

玉枕蘭亭帖。按太清樓法帖序。文皇命率更令以小楷摹蘭亭。嘗藏枕中。名玉枕蘭亭。而志雅堂雜抄。則

云賈師憲命王用和翻刻定武帖。又令廖鈐洲轉爲小字。刻之靈壁石。格古要論。又云師憲得玉枕蘭亭於山陰王氏。文待詔遂謂孟氏刻有二石。當世相傳。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福州郡學。又有翻刻本。而趙文敏亦有臨本。所謂筒中帖者是也。近又有翻文敏者。然余閒取諸刻對之。往往不甚相同。此則臨金壇蕭氏福州本。以其稍弱。又參用東陽定武意。知不堪與文敏作衙官。況賈氏本乎。識此以志余愧云。

魯峻碑并陰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今在濟寧州學。鄭樵謂出蔡中郎。而趙明誠則以爲不然。往余入都。舟過濟寧。與武金吾碑各搨一紙。幾無一字。今此紙雖漫漶。然有數十字可識。不在夏承孔宙之下。而其陰尚有八九。漢碑可貴。故裝而藏之。

尹宙碑

尹宙碑在鄢陵縣。字類孔宙碑。而多磨滅。往在林同人家見搨本。後一孔。頗怪而求之。以鄢陵在僻境。搨碑人所不到。久之不可得。丁亥冬。書賈持此帖來。字尚完好。余色喜。婦曰床頭金盡矣。余曰衣可典也。婦笑而市之。

郭林宗碑

郭有道碑。相傳中郎舊石。爲一秀才盜去。介休令重刻以應求者。趙子函石墨鐫華曰。今盩厔王正己再刻。王阮亭秦蜀後記。又云萬歷中郭青螺重刻。子函何以不言青螺。而言正己。豈刻者正己。而青螺爲之

主耶抑子函阮亭所傳有一謬耶余往於林同人家見一本乃同人手搨者然其跋亦止言非原石絕不言重刻者之爲郭與王也此本正與同人本同故識數語以存疑焉若其書眞可爲極千古之跌宕矣

勸進碑

右魏公卿上尊號碑隸釋云勸進之詞不一此蓋其最後一章也與受禪碑皆出鍾太傅手弇州以太傅手腕不書前後出師表爲恨此非通論也古今來書以人重者諸葛武侯顏魯公范文正公岳武穆文信國是也書以人廢者曹操章惇蔡京秦檜之屬是也人廢而書不廢者惟李丞相蔡中郎鍾太傅而已而猶不免於後人之譏人亦烏可不自立哉因書以自警并告夫後之學者

受禪碑

曹魏受禪碑劉禹錫指爲梁鵠書而歐陽文忠公則主顏清臣之說定爲鍾繇書石在許州今已燬此猶是明時搨本也方嚴遒勁誠爲古今名刻然較之郭有道夏承曹全則又有徑庭之別矣是以師之者不及三碑之多今郭夏俱再三翻刻而此猶原本欲不與景完碑並重可乎遂裝而碑之

魏孔羡碑

此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羡爲宗聖侯碑也在今曲阜孔廟中不知何人書其後刻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乃宋人張稚圭之說前輩多言其謬然書寔與勸進受禪碑全一結體字畫業已漫漶此則尚多可讀得于書賈之手亦可喜也

薦季直表

鍾太傅書。在唐時已不可得。況後世乎。此季直表之所以貶于寓意編書畫舫諸書也。唯是字畫古樸。而媚筆盡而意有餘。誠有如陸行直王弇州所云者。余十三四時。有一本。與黃庭合裝一册。長而失去。今閱四十四年。復得此本。雖非幼時故物。然與陸氏之失而復得于五十六年之後者。又何異焉。遂裝而藏之。

舊館壇記碑

陶隱居書。見諸紀載者。有黃庭外景經。大洞眞經隱訣。畫版帖。入山帖。舊館壇記五種。而皆未之見。緣前人多稱瘞鶴銘是隱居筆。遂以隱居書皆銘一例。今觀此帖。中規合矩。沉著方嚴。全從勸進受禪等碑脫胎。似與瘞鶴銘別一結法。隱居上梁武帝啟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武帝答云。棱棱凜凜。常有生氣。余于此帖亦云。

潁上玉版黃庭經

潁上玉版黃庭。張登雲原跋。云出登善手。余是其言。輒取潁上以爲黃庭之冠。然所得者。皆剔墨本。往歲于維揚市。一未剔本。又首缺五六行。每有會稽石氏之歎。獨此墨既未剔。字復完整。瘦而不枯。秀而不弱。登善精神。筆筆活現。臨池搦管。足了一生矣。又奚唐宋搨之是求耶。

萬歲通天蘭亭

此本石既刻武后時。而字畫絕類昇仙太子碑。豈卽武后書耶。

曾氏蘭亭

薛稷搨定武蘭亭。諸公多不載。豈卽悅生堂八千匣中物耶。曾紳跋有手澤語。其爲曾宣靖公臨薛無疑。定武神骨雖未得。然結字疏通甚似稷書。況紙墨有古色。曾入內府祕藏乎。洵可寶也。

石公東陽蘭亭序

定武蘭亭。余所見最多。無出東陽何氏右者。故雖石理尙有可疑。而不得不以定武眞本目之也。余所得何氏本最多。然皆新搨。漫漶幾無筆畫。石公此本。爲宣德後初搨。筆畫尙多清楚。惜後十一行失去。末爲全壁。然前後本係兩石。而後石差弱。今旣得前石。則後石之有無。固可勿論。毋怪乎石公之以十三行半截碑爲況也。石公索余跋。爲道其大概如此。

曾宣靖公臨薛蘭亭

曾宣靖公臨薛稷蘭亭。萬歷間章藻刻入墨池堂帖內。曾紳跋語印章悉同。而字畫肥濁。不堪轉折。長短俱異。豈又從此本翻刻耶。記之以俟再攷。

皇甫君碑

信本碑版。方嚴莫過於邕禪師。秀勁莫過於醴泉銘。險峭莫過於皇甫君。而險峭爲尤難。此皇甫碑之所以貴也。余舊有一本。粘于書帙。便入篋笥。茲本得自閩中。紙墨甚舊。遂裝而藏之。以傲醴泉。若其險峭之筆。余尙未能學也。亦取以救吾庸而已。

友人半截碑

此唐開元九年僧大雅爲鎭國大將軍吳文集右軍書所刻碑也。明萬歷末。浚西安城濠。得此半截。有王堯惠者語郡守。舁置學宮。世遂與聖教序同寶。然實從聖教諸刻摹集。而此本則出濠時初搨也。故愛而跋之。

邕禪師塔銘

邕禪師塔銘。予生平所見。惟汪安公太史所藏。爲南山佛寺眞本。餘多會稽高氏、海寧陳氏諸翻。此雖不全。逼眞南山佛寺本也。按春雨集、載范諤知碑毀于慶歷間。則未毀以前本。無非宋搨。覺菴先生得之於構李曹氏。收藏多項墨林家物。又鑒別精當。宜其得所未有也。至其筆力。皆信本生平第一。在醴泉銘之上。余論之詳矣。故不復及云。

大瓢山人鐵函齋書跋六卷。得本於吳江楊龍石灝。山人以書名。其題跋多所攷核。不泛論字體。雖分類上黃庭與思古齋爲二。及半截碑稱將軍吳文。受禪碑謂已燬。不無沿誤。然其精當處。要確不可易。爲翁蘿軒學士跋玉版十三行。刻之端石。今流傳紙貴。而再跋一條內。自言刻工鐫戈趯如時下書。皆作捲筆。以之爲恨。則其八法。尤可想見也。海昌蔣光煦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鐵函齋書跋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楊賓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